

弘扬丁锡祉先生学术思想 促进山地科学创新发展

——纪念丁锡祉先生诞辰100周年

(1916—2016)

编者按:2016年10月9日,由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主办,中国地理学会山地分会、四川省地理学会、《山地学报》编辑部共同承办的“纪念丁锡祉先生诞辰100周年暨山地科学发展学术座谈会”在成都举行。本刊特编辑整理刊发一组与会者的发言稿及书面稿,内容涉及丁先生的学术思想、科学贡献、地理教育、人格魅力等方面内容。

序 言

科学的发展需要不断的传承,其中科学精神与科学传统的继承与弘扬,关乎科学研究者的品行和风范,彰显一种道德张力和社会影响。值此我国知名地理学家丁锡祉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由丁先生创建的中国地理学会山地分会和四川地理学会联合《山地学报》编辑部共同承办了“丁锡祉先生学术思想研讨座谈会”,旨缅怀丁先生一生为地理学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及推动山地学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继承和发扬丁先生勤奋钻研、严谨治学和孜孜以求的科学探索精神。

丁锡祉先生的地理研究与探索的足迹遍布祖国东北和西南,许多研究工作具有开拓性,至今先生的一些具有前瞻性、引导性的真知灼见,仍然闪烁着科学思想的光芒,仍然是后来者从事地理研究、山地综合研究的重要遵循。丁先生的学识渊博和一生孜孜以求的勤奋,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学生和同事,丁先生的学识和学术贡献得到了同辈地学大师们的赞誉,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科技创新发展的今天,克服浮躁,淡泊名利,潜心致研,追求科学真谛,非常需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科学家铸就的优良科学传统与科学精神,努力做到:求真务实,勇于探索,献身科学,报效国家。

此语说于知人,同感者互勉,是为序。

邓伟 《山地学报》主编



文安邦

研究员 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所长

丁先生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地理学家、地貌学家,今年是丁老诞生100周年,他的足迹遍及祖国的东北和西南,他把毕生的精力奉献于我国的地理科学事业和地理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纪念丁先生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弘扬他的山地科学思想。

1978年丁先生到山地所任所长,1979年创建了四川省地理学会,被选为首届理事长,创办了《地理

研究》。他十分重视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在山地综合研究的指导。20世纪80年代,在研究所战略定位、主攻方向还处于探索阶段的关键时刻,十分关心山地所前途和发展的丁先生,凭借他扎实的理论功底、开阔的视野和善于捕捉科学前沿的敏锐洞察力,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构想了我所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框架,他提出了山地研究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1986年他70岁的时候亲自撰写了“初论山地学”,提出了“山地学”概念;1996年80岁高龄的时候他又发表了“再论山地学”的文章,并就山地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等进行了详细论述,明确阐述“山地学是一个以山地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和复杂学科体系”的认识,为山地学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对山地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作为山地所的晚辈,从丁老科研工作经历,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的学术建树和治学精神,对他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他为地理事业勇于开拓和注重实践的治学精神,尤为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学习和感怀丁老的科学献身精神,就是要激励我们更加热爱山地科学事业,把老一辈科学家开创的山地研究事业发扬光大,发展的又好又快,并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起来,不断创新跨越,为国家山区减灾防灾、山地环境调控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断做出重要的科学贡献,不断提供重大的科技支撑。

今年正值山地所建所 50 周年。50 年来,结合区位优势,面向国家山区开发和生态环境建设战略需求,一代又一代山地人百折不挠、奋力前行,不断开展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研究,以“认知山地科学规律,服务国家持续发展”为战略目标,创新为国、科技为民,围绕山地灾害、山地环境和山区可持续发展领域,致力于“增强我国防御山地灾害能力、保障山区生态安全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承担千余项国家和地方重大科研项目,解决了国家在山区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科学问题,为我国山地灾害防治、脆弱生态恢复、山区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面向未来,我们将继续秉承科学、民主、爱国、奉献传统,贯彻落实中科院新时期“三个面向”、“四个率先”办院方针,不断优化学科布局,全面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坚持学科特色,探索科学-技术-工程-用户的科技服务创新链条,坚定朝着国际一流山地研究所的目标不懈奋斗。



盛连喜

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 原
党委书记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丁锡祉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纪念先生诞辰

一百年,表达对先生的敬仰和怀念之情。东北师范大学是丁先生早年工作过的地方。首先,我谨代表东北师大向本次会议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表示敬意和谢意,并请转达对丁锡祉先生亲属的亲切问候!

丁锡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地貌学家、地理学家。

1949 年 7 月,丁先生从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受聘到东北师大地理系任教,直到上世纪 60 年代末期。在校工作的近 20 年的时间里,丁先生先后担任地理系副主任、主任,东北师大副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常委、校长助理等行政职务,兼任中科院东北分院院务委员、中科院长春地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地貌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学术职务。在此期间,丁先生不仅为我校建校初期的发展以及地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也是我国冰缘地貌学的创始人和我国城市地貌学的开拓者,在国内外地理学界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丁先生不仅是著名的科学家,而且也是著名的地理教育家。他是新中国建立最早的地理系——东北师大地理系的主要创建者,丁先生为该系的整体发展和系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50 年,我校校名由“东北大学”改为“东北师范大学”,按照教学计划,地理系设立了两个教研室(组):自然地理教研室和经济地理教研室。刚刚调入我校不久的丁锡祉先生担任自然地理教研室主任。1951 年,丁先生受聘为地理系副主任,1953 年担任系主任。他始终将人才培养作为地理系办学的核心任务,在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教学实践等各个环节,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担任系主任期间,丁先生组织系内知名教授和青年教师制定课程计划,拟定教学大纲,着手编制各门课程教材。在这些工作中,丁先生对年轻人和后辈学者,总是尽力扶持,悉心指导,使得一批年轻学者得以迅速成长,脱颖而出,成为地理研究和地理教育的中坚力量。作为我校研究生培养较早的单位之一,1959 年地理系开始招收地貌学专业研究生,丁锡祉教授成为首批研究生导师,1964 年又招收了第二批地貌学研究生。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先生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采用引导式、启发式的教育方法,对学生耐心教诲,热心帮助,培养了许多理论素养高、工作能力强的优秀学生,提升了东北师大地理系在全国学界的知名度,并使之逐步发展成为东北地区地理教育的主要基地。

作为学识深厚的地理学家,丁先生对我国冰缘地貌学和沼泽学研究都起到了开创和奠基作用。1956 年,丁先生作为中方首席科学家参加了中苏黑龙江流域考察队,任中方地貌分队队长,考察黑龙江右岸的地貌,形成了《黑龙江流域的地貌特征及其对农业的意义》等多篇学术成果,具有很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1959年随中科院竺可桢副院长前往莫斯科参加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国际学术会议,他的学术报告引起了与会专家广泛关注。上世纪60年代初,先生在国内率先倡导开展冰缘地貌研究,组织成立了冰缘地貌研究组,在地理杂志上发表《冰缘地貌学——介绍地貌学的一个分支》一文,成为冰缘地貌学的创始人。1958年,丁先生以地理系为基础,帮助吉林省科学院组建吉林省地理研究所,即后来的中科院长春地理研究所,先生兼任所长,直至1967年,为该所的发展和研究特色的凝练做了大量基础性、奠基性的工作。特别是,丁先生根据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和东北自然条件的特点,积极倡导并建立沼泽学研究组织,请国外专家来校讲学,召开有关沼泽学研究的会议,为东北师大和长春地理所的沼泽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丁先生的学术生涯诠释了一位好学者的基本标准,即业内认可且尊重,社会欢迎且支持,学生喜欢且终生不忘。先生景行,泽被后学。在丁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奠定的基础上,作为后辈学人,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丁先生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不断探索、勇于钻研的创新精神,诲人不倦、教书育人的师表精神,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的实干精神,将地理科学研究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钟祥浩

研究员 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今天我们缅怀丁先生对山地科学研究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我想从

以下方面谈些认识。

一是丁先生的制所理念彰显学科发展意识和特色与综合的思想。丁先生到所任所长以后,丁先生对山地所回归科学院后更好地发展思考了很多,提出了很多的想法,特别是对所的定位方面阐述的很明确,他赞同所的主要研究区域是西南山地,特别强调横断山地的研究。他说,滑坡、泥石流研究很有特色,要继续搞下去,要坚持抓好,可以作为主要的学科方向。他指出另一个学科就是山地学方向,横断山独特的山地特征是山地学研究的典型区域,有天时地利的好条件,现在山地所回归科学院,科学院强

调重视基础研究,重视学科理论体系建设,这方面很有前景。

我认为,山地学的提出符合中国是山地大国的国情,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十分突出。我记得他讲过,中国是一个山地大国,山地资源开发的问题很多,如土地流失的严重性,山地灾害的突发性,还有山地环境的退化。另外他讲到,科学院的研究所要以服务国家为宗旨,要通过我们山地的综合研究,借助有利条件,可以成立国家山地研究中心,当国家山地开发利用的一个智库。他当时有这样的想法很简单。当时国际上重视山地方面的研究,国际山地方面很活跃。我认为他提出的山地学研究,是与70年代国际有关山地领域研究发展潮流和形势相呼应的。巴西环境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其中有一章为“脆弱山地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开发问题的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强调山地环境问题的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了“高地与低地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高地”是指具有较陡坡度的山地,即“广义山地”概念。此时,国际山地学会主办的《山地研究与发展》刊发了大量有关山地可持续发展的论文。可见丁先生提出发展山地学的思想非常正确,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性。

丁先生为了推进山地学研究体系的建立,成立了“山地地理研究室”,以此推进这个学科的发展。他知道我是北大的,地理学知识是很扎实的,就让我当这个研究室的主任,可我当时还是一个实习研究员,可他非常鼓励我。他认为年轻人挑重担有助于科学能力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他就是这样信任和培养年轻人。他对我们山地地理室成立以后如何开展工作也给予悉心的指导,体现他的工作作风很踏实。他说这个研究室要坚持两个特色,一个是有利于促进山地科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一定要坚持。一个是要坚持横断山区的综合研究。他指出,贡嘎山是青藏高原东边的最高峰,应首先对贡嘎山地区开展一次全面系统的地理综合考察。在他的指导下,我们马上组织了考察队,还邀请了两个搞植被的,一共20几个人的考察队,进行了两年(1979年,1980年)的考察,写出了《贡嘎山地理综合考察》报告。

贡嘎山自然生态保存得很完好,很多地方处于原生的状态,不能再去破坏了,急切需要保护。当时我们给国家建设部写了报告,建议把贡嘎山地区列为国家的风景名胜区,建设部很快批复了,把贡嘎山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地方政府抓住这个契机,

贡嘎山海螺沟旅游事业得到快速发展,我们利用这两方面的有利条件机会,在贡嘎山海螺沟建立了生态观测站,在海拔 1600 米和海拔 3000 米的地方建了简易的生态站。80 年代中期,科学院孙鸿烈副院长主张搞生态网络建设,我们就邀请孙鸿烈到贡嘎山海螺沟考察。孙先生考察以后,他觉得这个站条件很好,应该建成具有国际影响的高山生态站。经过几年的建设,在被批准为院级生态网络台站后,站的观测能力建设有了很大提升,到 90 年代初期,被科技部批准为国家级生态站。现在该站的建设和观测研究成果为国内外所知晓,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随之山地所的知名度也提高了。

丁先生的学术思想影响至深。九十年代后期,在科学院对研究所进行分类定位中,除了山地灾害和山地环境两个特色领域外,山地学发展思想也得到评审专家的高度认可。当前的改革,山地所被确立为特色类研究所,并第一批进入,这里面山地学的学科引导还是发挥了潜在的作用,这也是他学术思想的重要贡献。

二是丁先生提出的山地学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很强的指导性。他的《初论山地学》、《再论山地学》对山地学的研究内容、对象和方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他强调:山地学是以山地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我认为,山地学的科学体系包含着:山地人文科学学科和山地自然科学学科。山地学是研究人-山关系的地理综合系统。人-山关系地域系的复杂性、动力系统多变量性、调控模型的变量不易控制性、利益公平分配的困难性,表明了人-山关系地域系统综合研究的难度之大。其理论问题,即山地系统结构、功能与演化值得深思与研究。

目前,山地综合研究的力量还相对薄弱,原因在于人-山关系地域系统不同于平原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我们认为山地科学体系包含:山地环境学、山地生态学、山地灾害学等部门学科体系。丁先生一贯强调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为此,我提出几点建议和想法。一是有必要成立山地学综合研究学科组。通过开展山地学的综合研究,促进其理论的发展,其中人才是关键。要加强这方面人才的培养和引进。要加强数字山地和大数据的研究,加强数字山地与遥感研究中心的建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山地大数据平台。二是探索将所建立成为中国山地研究中心或山地科学研究院。习

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要保护好青山绿水,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我认为,开展山地生态经济分类研究很有必要性,其中指标体系研究即关键又很难。第一步,以山地自然与生态系统属性为依据做生态类型区划分研究;第二步,以山地经济属性为依据做中国山地经济类型区划分研究。

丁先生强调的横断山区域就是一个大的生态经济类型区。其多样性很丰富,也是贫困地区,怎么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还有大巴山地区,那是个汉江的上游,水量可否保证经济地区的供水至关重要。一切要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结合起来,还有与生态文明的目标结合起来。要在以前的基础上,更加提升一步,上升更高的高度。

我想坚持国际一流水平的山地研究基地建设,不仅需要山地研究的学科理论体系建设,还需要有一流水平的科技平台,如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一切都需要我们在继承丁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科学传统的基础上,继续为之而努力奋斗。



刁承泰

教授 西南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上世纪 80 年代,我有幸与丁老和山地所(那时是成都地理所)的各位老师一起工作,得到丁老和各位老师的教导,受益匪浅。现在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丁老的慈祥面容,历历在目啊!

1979 年丁老入川。在入川后的二十多年里,丁老带领四川、西南的地理工作者,辛勤工作,勇于开拓,使西南地区地理学的建设和发展得到迅速恢复,为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做出了地理学的贡献。

一是关怀西南地理学的建设和发展,着力培养地理研究和教学队伍。1982 年,丁老来川不久,即应聘为西南师范学院地理系兼职教授,后又多次续聘,至 1990 年。被聘期间,丁老不辞辛劳,多次来重庆北碚,为地理系的师生讲学。他领衔为学校申报学位点,1984 年 1 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西南师范学院的自然地理学专业取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丁先生是首批导师之一。

我是1984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自然地理学专业攻读研究生,在丁老领衔的导师组,精心拟定了培养方案,将教学与科研结合,将课堂学习与野外实践结合。丁老多次亲自讲课,带我们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地理学、地貌学的基本理论,开展了科研实践,为以后的工作具备了一个扎实的基础。1987年6月4日,在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会上,丁老、罗来兴先和穆桂春先生等认真审阅论文,在提问中注重启发和研究的深度,让我收获很多。

二是言传身教,扶植后学。作为地理学前辈和地理研究大家,丁老在科研工作中,对后辈一直是热情鼓励,热心帮助,言传身教,让年轻人更快地成长起来。1987年,丁先生、穆桂春先生分别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申报“城市地貌学”项目,得到基金委的同意。在国家基金委的支持下,“成都、重庆城市地貌试点研究”得到批准。在丁先生的主持下,成渝两地组成了研究队伍。

当年,我是才进入科学研究队伍的新兵,能够得到丁老这样的地理学大家的谆谆教导,能够参加重大项目的研究,能够得到众多同行老师的指导、帮助,这对于刚刚迈入科研道路的我是非常幸运的。当年的科研经历和学习体会,不但成为我以后做科研工作的根基,也是后来我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教学准则。

丁老十分重视科研项目的开展,大到项目的整体安排,如科研项目的立意,研究内容的确定和调整,研究的重点和进度安排;小到阶段工作的汇报总结,具体的上报、联系工作,丁老都一一关心,亲自过问,予以落实。

1987年9月中旬,在丁先生主持下,成渝两地的研究队伍在成都开会,依据城市的不同地貌环境和发展特点,将研究对象调整为成渝两市。

1987年12月10日,在广州的全国地貌会议上,在施雅风先生和丁先生的支持倡议下,专题讨论了城市地貌研究问题。当天晚上,与丁老讨论了城市地貌研究项目的开展。丁老看问题十分敏锐,教育我们从地理视角观察分析问题。

在三年的研究期间,作为项目的主持人,丁老每年都与我们的讨论两三次,每次来渝或我们去成都,丁老都要召集项目组开会,听取研究汇报,讨论研究的进展,具体安排工作,指导我们解决研究的难点问题。

1999年,我写的《城市地貌学》出版。年过八旬

的丁老为该书写了序言,鼓励后辈对新学科的探索。读后深受教益。

三是高瞻远瞩,勇于开拓。丁老在几十年的西南地理研究实践上,紧密结合西南的地理环境特点,深入思考国家发展中面临的科学问题,在学术上勇于开拓和创新。山地学和城市地貌学,就是丁老提出和创立的两个新学科。

丁老依据我国国情,科学预见到山地、城市,将是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地域和难点领域,提出对这些领域进行系统的地理研究,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二十多年来的发展,证实了丁老的高瞻远瞩。

1986年,丁老提出“山地学”。丁老和郑远昌先生在《初论山地学》和《再论山地学》中,系统论述了山地学的研究历史、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大力倡导发展我国的山地学研究。三十年来,国家的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山地学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科学支持。

1988年,丁老提出“城市地貌学”,发表《简论城市地貌学》,带领我们进行了城市地貌研究。丁老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发展很快。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了解和认识城市地貌环境,进而合理地利用和保护城市地貌环境。这种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意义上去认识、研究城市地貌环境的学术思想,是与时俱进的地理研究思想,在二十几年后的现在看来,仍然没有过时。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和深化,对城市自然-人工过程、城市人工地貌群体、城市用地布局等的研究,已经成为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中的研究内容。



刘淑珍

研究员 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丁先生开创的冰缘地貌学对我在科研工作中的创新有重要的启示。就土壤侵蚀研究而言,借鉴丁先生的学术思想,我在全国冻融侵蚀调查研究中,率先系统提出了冻融侵蚀的评价指标体系、调查方法,创新性、引领性明显,这与继承丁先生学术思想是分不开的。我认为丁先生非常有前瞻性,记得丁先生到了山地所以后没多久,就成立了一个遥感研究组,一些工作很有开拓性。随

着遥感技术的发展,通过整合地图和遥感研究力量,组建了3S中心,为数字山地与遥感应用中心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丁先生关注地理学研究中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他兢兢业业,亲自指导和实践,让我感到非常亲切。我们现在开展的冻融地貌研究,就是在丁先生的冰缘地貌学基础发展起来的。另外,丁先生山地学的学科发展体系对山地科学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



程根伟

研究员 中科院成都山地
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我虽然没有直接受丁先生的学术指导,但我越觉得丁先生在山地科学方面的一些理论建树,对我们学科的发展指导作用很大。因为我们年轻人工作做了不少,但是在学术思想方面不是那么成体系,无论研究山地的哪一个方面,都需要一个学术思想来统领。我发觉山地学或者山地科学这个统领思想,正是我们在整体学术把握的基准,山地学一个高屋建瓴的很重要的学术体系,丁先生在当时能够在80年代中期就提出山地学、山地发展、山地科学这么一种思路,真是前瞻性和战略性。山地所的发展,要有一面旗帜,这面旗帜就是山地科学,而且山地科学它的掌门人就是丁先生。我觉得要继续传承丁先生的学术思想,就是把他的学术理念、学术思想、治学的精神发展下去。



梁绍霖

研究员 中科院成都山地
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今天这个我看了一下照片,我看了很感受。看了丁老,就回顾我以前与他相处的日子。我跟他相处了20多年,相处了很长。他给我影响很大。我觉得在我所里头,我归纳起来,做了几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对我们,是很深厚的。我再任的时候,他找我四次谈话,就讲学科建设。他那个时候,丁老先生是78年2月份到

山地所当所长的,当时我当书记,给我第一印象就是抓学科建设,抓队伍建设。他说光搞好这个滑坡、泥石流、山崩、洪水还不够,必须扩延到整个山地研究才行,应该跟国际上接口,所以他提出来就是要关注整个山区建设和山区的发展,必须把山地学科建设起来,记忆中他谈了不下四次的话,我印象很深。我现在感觉到,他人老了,但是思想并不老。他很敏锐,他越来越感觉到发展山地学是山地所学科建设的主导。

他善于团结了整个西南搞地学的同志们,这样科研和教学互相联通。为此,他兼任一些大学地理系的名誉主任和名誉教授,他经常出差,我也陪同他去重庆师大、到南充师范学院等,他倡导地理学的系统学科理念。

他打开了山地所的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工作局面。改革开放的初期,就派了一批人到国外作访问学者去学,包括到英国啊,新西兰、德国啊,丁老他外语又好,名气又大,他帮我们沟通关系,比如与尼泊尔、德国、日本,一下子国际交流与合作就活跃起来了。

丁老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他自己说到就做得好,特别严格要求自己,很简单,很朴素。有一次我跟他出差到北京,路不太好走,我想找个车去接他一下,他把我训了一顿,他说我们搞地学的人还怕走路,他坚持步行去地理所。他家里面的设施都很朴素,书架一直用的是竹子编的书架,我们想给他换一换,他就是不肯。我觉得我们要学习他的思想和朴实的作风,要继承他的事业,按照丁老的思想,让山地所来更上一层楼。



柴宗新

研究员 中科院成都山地
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丁先生的生活简朴而忘我的工作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而且他的学术威望是很高的。记得我陪他参加一个级别很高的学术研讨会,来了很多单位的知名教授,会后一些单位请他去学校讲课,那时交通不像现在,很不方便,他先后到江西、合肥、贵州、重庆,一路上不辞辛苦,辗转多地讲学和座谈,展现了他很高的学术造诣和

人格魅力。他有很多新的提法都毫不保留地和大家交流,如亚热带研究问题,他把西南地区这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带动起来了。在促进四川省地理学研究方面,他倡导成立了四川地理学会,这也很大的贡献。



郑霖

研究员 中科院成都山地
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丁锡祉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教育家。他早年考入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受教于该校老师、后首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的林超教授。后又进入浙江大学研究生班,师从近代地貌学创始人叶良辅教授。因此,丁老的地学基础理论功底深厚。

建国后,根据全国大学的合理调整及工作需要,他调入东北师范大学,后任教务长兼中科院长春地理研究所所长,也是20世纪50年代中苏黑龙江流域联合科考队的中方首席代表。1977年底调入我所,任所长。

上世纪80年代,因工作关系和所党委安排,我和丁老接触颇多,深感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地理学界老前辈。

丁老是一位杰出地理学科研与教育工作的组织者。丁老积极筹备四川省地理学会,成为省地理学会第一任理事长,在团结全省广大地理学界同仁,开展地理学的学术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从此,省地理学会一直成为省科协重要的学会之一。

丁老是一位敬业精神极强的学者。丁老来我所后年事已高,又患高血压病。但他一直埋头学习中,外地理信息,亲自组织和参加所内的横断山区、农业区划、城市地貌、气候地貌等课题研究,陆续在国内外刊物上撰写、发表有影响力的论文。记得一次在涪陵地区召开地理学会年会,会前丁老提出去野外考察,深入彭水山区乌江峡谷。当时的涪陵地委书记接见时感慨而言“您是建国后到涪陵地区的第一位教授”。1981年四川发生特大洪灾。丁老提出要和王明业与我去四川盆地考察,可见他对自然灾害十分重视。

丁老是一位及其简朴和平易近人的长者。记得杭州会后返蓉路过上海时,我建议是否晚上入住上

海分院招待所,丁老说晚上住你家就行了。当时我母亲的住房仅10多平方米,设施十分陈旧简陋。丁老一点儿也不计较,入住了一个晚上。

丁老在地理学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例如:丁老一次路过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联大)地理系时,该系领导杨定中召集全系老师迎接,连年近九十岁高龄的盛叙功老先生都到场陪同。另一次丁老到广州开会时,广州地理所原所长钟功甫、罗开富及楼同茂等地理界前辈都盛情迎接宴请。

丁老在政界也受人敬重。例如丁老从吉林调入四川工作,一直受到原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同志关怀与重视,并且以后一直支持丁老关于横断山区开发研究。原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同志在离开成都分院前夕,专门邀请丁老到分院办公室,告之即将赴任重庆以致拜别。

丁老也是一个朴素无私的长者。例如我所分配所长新房时,丁老毅然婉拒,如此廉洁的老教授也是不多见的。

丁老还是一位学风严谨的治学者。当时所史编写组负责人委托我给丁老起草序言,我写好后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发现一处关于提出“山地学”是他和郑远昌两人,不是他一人,应予以更正。这充分反映了他具有严谨、务实、正派的学风。



余大富

研究员 中科院成都山地
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今天丁先生这个学术思想研讨座谈会,实际上就是要我们学习和传承,

传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发展。丁先生从他的地理学建设发展思想一步一步的去实践,首先就冰缘地貌学,最后发展到山地学,是一系列的,实际上他本人也是在继承前面先贤的学术思想。我最初了解他,认识他是在他写这两篇论文,即初论山地学、再论山地学。自此以后,我就对丁先生的研究有所了解,我觉得他不仅是学术造诣很深,而且他品德很高尚,值得发扬光大。山地所的学科主导就是山地学,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而且山地科学作为一个综合的学科体系,丁先生已经把它提出来了,大的框架来说,已经非常合理了,但山地学还是没有形成其理论体

系,包括研究方法,还没有一个公认的一个整套的东西。比如说山地学的山地有一个基础理论就是垂直带,那个是地理学的理论,还不是山地学的理论。大家都知道,垂直带它并不是一个带字形的,也不是那么规整的,实际上是很复杂的事情。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山地学需要自身研究的,要独立于传统的东西,要突破传统的思维。所以我们现在讲创新,实际上创新就是一个异向思想,可能会提出新的理论出来。我觉得要发展山地学,一是从根本上解决好任务带学科的事情,要有一批人专门静下心来;二是创新思路,抓住山地学的核心,充分利用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总结一个,提升一步,逐步发展和完善。



王小丹

研究员 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丁先生为山地学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钟先生把这个山地学科形成了基本的体系,我想这是对山地学发展一个重要的奠基。

丁先生倡导山地学,提出了理论山地学,强调山地是一个综合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既然是一个综合体,这个体有一个体表特征,及其特征的形态。丁先生强调山地研究要在定性计算加上定量的研究,这是山地学科当前发展比较迫切的一个问题。怎么计量?实际上山地更多的就是梯度,这个梯度导致了这个物质、能量的流动。那么如何把纬度、经度、梯度综合成山地度,这也是我们研究山地学可能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丁先生论及山地的下游效应和山地地域性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的解读和在实际研究中寻找科学的答案。

丁先生为什么强调山地研究要跟国际接轨,在全球变化的研究里面,原来就有一个山地研究的计划。我们如何能够在未来地球计划中,有一个山地研究计划在里面,这可能山地学走向国际的一个非常重要方面。

我觉得成立一个山地综合研究组很有必要,可能这个组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山地学科本身问题。因为这个学科要发展不光是解决实际的问题,还有工程的问题,理论自身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另外,丁先生原来提出以横断山为一个实体模型,建设一个山地研究的基地,既包括监测、调查、遥感,作为一个大尺度的实体模型来进行综合的研究,值得我们按照丁先生的想法不断地深入地做起来。



李爱农

研究员 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作为我个人接触到了丁先生的学术思想,实际上是通过阅读他的学术论

著,特别是初论山地学、再论山地学,到后面就是钟先生的山地学概论。我想我们整个学术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一个体系,一直走到今天。作为山地所的学科之一:山地遥感的发展,起始就得到了丁先生的学术关注,这个学科能发展到今天,应该说是各位前辈,包括陈述彭先生1965年直接指导建设的地图室奠定了很好的基础。50年来的发展,应该说我们继承了丁先生的学术思想。缅怀丁先生诞辰100周年,也是成都山地学建所50周年,我们编著出版了《山地遥感》,从学科建设来说,我们也在继承中向前发展。在这本专著里,第一次提出山地遥感的内涵和数字山地的大数据框架,我想这也是弘扬丁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个实际行动。我们还会在丁先生的山地综合研究的学术思想指引下,发挥学科特色与优势,为发展山地科学继续学习和工作,确保学科建设永远在路上。



方一平

研究员 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在山地所,我读了很多丁先生的学术专著,在丁先生的学术思想熏陶

下,我觉得确实是受益匪浅,感受颇深。30多年前丁先生就提出了山地科学的概念,是非常的前瞻性,也有非常高的展望。我觉得丁先生在这个学科战略布局上,他确实是一位眼界非常高远的科学家。在他的这些思想影响下,我们山地所的学科发展、科学

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他这个主线来进行和开展。

丁先生作为地貌学家、自然地理学家,他能够在30多年以前,就把人文地理学的角色、人文地理学的社会责任、人文地理学的学科目标在整个山地科学研究中的地位、作用、角色,阐述得比较清楚,比较系统,对我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从山地学理论,他提出了山地人文学、山地经济学,作为山地科学的重要分支、重要的领域,我觉得这恰恰是对山区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定位,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山地科学这个学科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价值与作用所在,这个是非常明确的。

他还比较清楚的阐述了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重要性、平等性,以及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方面它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他的综合地理学和部门地理学之间的关系,明晰了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的作用。在学科的问题上,他把人地关系延伸到人山关系,那么这个延伸、这个拓展,他把研究的科学问题、结构问题、时间、空间的问题、人文和自然要素互相作用的问题,尤其是人文和自然要素的垂直效应问题和水平效应问题,都系统地考虑到了,这是丁先生非常重要的学术贡献。

在山区发展研究方面,他的着重点就是山区的综合开发和山区的经济发展、山区的人口问题、山区的聚落研究。他提出的这些都是山区、山地研究的重要方向。他强调促进科学与社会的结合,非常明确清晰的提出了人文地理学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把人文地理学提到了更高的位置。我们要传承他这个学术思想,要弘扬他这种创新的精髓,把这些问题系统化、理论化提升,形成综合性成果,我想这是对丁先生最高的敬仰。



秦保芳

高级工程师 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我在宣传丁先生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这幅照片(见本刊封面)是我1985年就如何反映丁先生老科学家的风范,到他家里照的这张照片,也费了很多心,就是如何表现他,我一直拿不稳,后来拍了几张了,我认为这张照片基本上反映了丁先生科学家的风范。我写了两篇纪念

文章都在大的书刊上发表了。一个是中国科学人物传,这是2010年10月为了庆祝中国科学院50周年一个大型的丛书,还有一个就是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这本书是钱伟长先生主编的。地学界的是孙鸿烈先生主编的。这本书要求相当高的,入选的人物主要是院士,还有就是在某一学科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丁先生作为地学界一位老专家,他有很多的贡献,所以他入围了这两本书,我认为也是众望所归。我在写的过程中,我参考了一些资料,但很遗憾的是,今天各位专家说的一些很精彩的内容我当时还没有收集到。所以,我对丁先生的了解,就是从一些资料里面写一些文章,对丁先生进行一些宣传,感受颇多、颇深,他是很有名望的地理学家。



朱颖彦

副研究员 《山地学报》编辑部主任

通过参与承办纪念丁锡祉先生诞辰100周年这个会议的工作,并聆听了各位的讲述,我慢慢对丁先生学问知道了很多,丁先生的个人形象在我心中是变得丰满起来。我觉得非常骄傲,山地所第一任学术所长是这样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地貌学家和地理教育学家,这唤起了我内心对丁先生的崇拜。

丁先生的山地学科思想需要不断的传承。我们应该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追随感,就是要把丁先生的精神树立起来,在具体学科发展方面,像山地所的学科包括山地灾害、环境、生态,还有山区人文地理这方面,都可以用丁先生开创的山地学科整个统一起来,发展下去,这样可以确保学科发展不迷失方向。



邓伟

研究员 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山地学报》主编

今天通过与会者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倾诉

和讲述,回顾和充满希冀的展望,让我们再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丁老先生一生都萦怀着地理学的情怀。一生都焕发着地理学的科学思想。他像一个不疲倦者,不断的传道授业解惑,他真正是一位地理研究的探索者和开拓者,又是一位地理学教育家。他留下了很多经典,也留下了很多传统。我们可以看到,在丁先生身上闪烁着老一辈科学家德高望重的品行,那种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后人来传承。我想这就是我们科学事业能够不断前进、不断成功的一种精神动力。缅怀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要传承,把这种精神能传承下去。丁先生不仅是在东北推动了一个很大的区域地理综合研究,到了西南,又推动了西南的地理研究,特别是山地研究,赋予山地新的内涵。而且很多论点现在看来,都非常有生命力,现在读起来,他的科学思想都是熠熠生辉的,对你都有启示性的,对我们今后的科研工作都非常有借鉴和指导意义。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就是要弘扬丁老先生这种学术思想,真正促进山地科学的创新发展。

今天这个会讲述了我们不知道的关于丁先生一些感人的故事,我们得到了一次心灵上的洗礼,精神上的修行。这种修行会让我们在未来的科学研究当中,如何克服当下这种浮躁的心理,怎么能够淡泊名利,追求科学的真谛。我想我们应该从中受到很多的教育。

丁锡祉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地理学家和地理教育家。在长达半个世纪多的教学、科研生涯中,丁老严于治学、勤于笔耕。从华东到东北,从东北到西南,大半个中国留下了丁老的足迹,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是我国冰缘地貌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我国城市地貌学的开拓者,在国内外地理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从三十年代晚期至今的半个世纪以来,他以丰富的学识和不断进取的精神,在地理学和地貌学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以求实严谨的治学作风,为国家培养出大批地理人才。